

# 丁秀芹审椅子

曲艺专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39.6

# 丁秀芹审椅子

(山东快书)

(根据革命现代京剧《审椅子》改编)

陈增智 张松春

江南水乡夜更深，  
月明如镜照前村，  
月光下，风摆杨柳稻浪滚，  
树上的“知了”叫声匀。  
小青蛙，结伙成群把歌唱：  
(白)“一亩一吨，一亩一吨……”噢，一  
亩打一吨。

嘿！这一派丰收前景可真迷人(哪)！  
社员们，面带笑容都入睡(了)，  
可在队部里，电灯下坐着生产队长丁秀芹。  
这位女队长，不高不矮的身量四相称，  
齐肩的短辫两边分；  
正面看，脸似朝霞多么英俊，  
高鼻梁浓眉眼窝深。

这姑娘，苦水里生，甜水里长，  
和雷锋有着同样的命运和出身：  
她刚落生正赶上那苦难深重的旧世道，  
虎狼当道人吃人。  
一岁前她有娘没奶喂糖水，  
两岁上，奶牙未全就把野菜吞，  
三岁四岁，父母背她去讨饭，  
五六岁，接连饿死了父母亲，  
无奈何，七岁给地主去放鹅，  
八岁上，逃出火坑把活路寻。  
哎！九岁那年共产党救她出苦海，  
十岁上斗倒了地主得翻身！  
十一岁才把校门进，  
十二三，她就爱憎分明早成人（了），  
十四五，就在民兵队里当“排尾”，  
十六岁，毕业扎根在农村。  
十七岁，社员们选她当了队长，  
还把民兵排长来兼任。  
刚满十八就光荣加入了共产党，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毛泽东思想给她的力量无穷尽，  
为人民，粉身碎骨也甘心！  
你看她，劳累一天不觉困，  
风尘仆仆地更精神；

脸面前铺着书一本，  
仔细看：《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公报》，  
咦！她看得聚精会神又认真。  
她想道：毛主席把基本路线来制定，  
光辉闪耀意义深。  
蒋匪帮被赶到台湾十三年，  
至今还妄想反攻把爪子伸。  
墙外的狼嗥，墙里的狗咬，  
阶级敌人必然蠢蠢欲动不死心；  
别光看胜利在望丰收景，  
不能忘还有垂死挣扎的阶级敌人；  
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  
要善观气象变幻测风云。  
今夜晚，放哨的是民兵王德全，  
我得再去交代交代才放心，  
(白)对！  
丁秀芹，合上文件刚要往外走，  
忽听见从门外闯进来两个人：  
(白)“谁？”  
“我！”  
“我——”  
抬头看，正是民兵王德全，  
全副武装正值勤(哪)。  
这个小伙子，五大三粗个头猛，

比门框还高十公分。

气呼呼地喊“报告！”

嗨！那嗓门瓮声瓮气象装了“扩音”。

你再看，他手里还揪住人一个，

灯影下，那模样别提多寒碜：

生来的一副苦瓜脸，

板鸭似的两片薄嘴唇，

肋骨象两块搓衣板，

背驼得就象扣着个盆，

山羊胡子罗圈腿，

瘦脖梗儿光剩三根筋(了)。

要不是“呼哧呼哧”还喘气儿，

还当是出土文物刚起坟(哩)。

他就是地主分子黄三槐，

人送外号“假善人”。

王德全一撒手把他扔在地，

持枪敬礼喊秀芹：

(白)“秀芹同志！”

“什么事，德全？”

“我正在村头来放哨，

不知谁把会场里的椅子偷出了村，

迎面正碰上这个黄三槐，

他贼喊捉贼想蒙人。

因此我把他揪来交给你，

请队长亲自把他审问。

黄三槐！当着秀芹再不说实话，  
我一刺刀送你进祖坟！”

（白）“可别价，德全哪！”

黄三槐表面上害怕王德全，  
实际上最怕丁秀芹。

（白）秀芹说：“黄三槐！”

“在！”

“那把椅子是不是你拿的？

照实说，不许欺骗人。”

“哎！”黄三槐故作激昂忙站起：

“我说话就爱凭良心！

那把椅子当年虽归我家用，

土改那年早被分（了），

那是地主老财的剥削品，

我岂敢罪上加罪把手伸？

眼下我正在争取摘帽子，

快要脱胎换骨变新人（喽）。

丁队长，德全他说我三只手，

我……我伤心、伤心太伤心（了）！

那椅子要是我偷的，

从今后叫我断子又绝孙！”

（白）“住口！”

丁秀芹，听他赌咒发誓讲一遍，

心头阵阵起疑云：  
黄三槐今晚的行动很可疑，  
可一时难把真假分。  
一把旧椅子事小要看本质，  
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我要追本溯源刨刨根！  
想到此，她把桌上的电筒拿在手，  
哧——把扎腰的皮带紧了紧。  
说：“那把椅子现在什么地方？”  
德全说：“村西头土坡大树根。”  
“德全，你把黄三槐带上跟我走。”  
（白）“上哪儿？”  
“咱们都到现场查原因。”  
（白）“啊！上现场？！”  
黄三槐一听要上现场，  
吓得浑身一“激淋”。  
心暗想：万一要被她看破椅子的谜，  
等不到变天，我就得再把监牢蹲……  
（白）“走！”  
“走！”  
“哎，走。”  
丁秀芹斜挎电筒头里走，  
王德全端枪押着“假善人”。

三个人来到村口外，  
丁秀芹，借着月亮星光细留神。  
但只见：风吹荷塘花影动，  
月照树丛树成荫，  
昔日的祠堂，今天的会场，  
半开半掩两扇门。  
一切如常人声静，  
独不见那张红木椅子在树荫。  
秀芹说：“你们说的椅子在哪里（呀）？”  
德全说：“在土坡旁边靠树墩。  
（白）这不就在……啊？没有了！  
我亲眼见椅子被搬到了树荫下，  
怎么……看光景小偷不只一个人（哩）！”  
秀芹说：“哼，走路的不留脚印我不信，  
来，把周围蛛丝马迹仔细察看要认真。  
（白）搜！”  
“是！”  
边说着打开手电筒，  
王德全也顺着光柱四处寻……  
突然见，土坡下有杆旱烟袋，  
（白）“烟袋！”  
丁秀芹，拾在手中来辨认：  
这烟袋好象是沈家昌（的），  
难道说，家昌叔又犯了他的老病根？



椅子的哑谜未揭开，  
这只烟袋又添一层疑云。  
黄三槐惊魂稍定心暗喜，  
假意地长叹一声叫秀芹：  
“丁队长，哎！常言说‘捉贼捉赃’你真行，  
要不然，我有口也难把是非分；  
看起来，改造思想真不易，  
没想到家昌兄办事这么丢人……”  
(白)“什么？”  
“噢，不，有烟袋就有见证人(啦)。”  
王德全，见烟袋如同见了沈家昌：  
“哼！出问题都在这号人！  
我这就去找沈家昌。”  
(白)“干什么？”  
“找椅子，准在他家还用问(吗)？”  
丁秀芹一把拉住：“别莽撞！  
咱可不能过早下结论。”  
他三人，各有所思正议论，  
猛抬头，哟！打村南又来一个人。  
(白)他们仨正费心思呢，又来了个花白  
胡子老头儿。闹矛盾、出误会，都  
跟他有关系，都跟这个老头有牵连。  
这出戏没有他就够热闹啦，有他一  
掺合更热闹了。

这个老头，正是富裕中农沈家昌，  
解放前，专爱烧香敬财神；  
见便宜就占不认道，  
成天价，耷拉着个脑袋八斤沉；  
他倒是不偷不盗也不抢，  
可是老盼着人家口袋里往下漏金银。  
他爱喝酒，爱抽烟，  
对烟袋倒比对他的老伴亲。

你看他，醉熏熏手捻胡子走过来，  
那模样活象丢了魂：

“今天我看闺女喝了几杯酒，  
没想到，路过村头遇财神，  
只可惜，闹了个狗熊掰玉米——  
烟袋丢得我真伤心。

(白)倒霉，我的烟袋呢？烟袋怎么不见  
啦……”

只顾着捋着个胡子找烟袋，  
没看见树下早有人(了)。

王德全冷古丁大喊一声吓了他一跳：

(白)“沈家昌！”

“啊？！”

一紧张，他把胡子薅下来好几根。

沈家昌抬起头来看，

见面前站着三个人，

这一边，王德全持枪瞪着眼，  
那一边，鬼祟祟站着“假善人”，  
当中间是生产队长丁秀芹，  
笑微微，把烟袋往他面前伸。  
说：“家昌叔，你是来找烟袋吧？  
给，俺正好在树下拣了一根；  
我记得你有身不离烟袋的老习惯，  
你把它丢在村外为何因？”  
沈家昌接过烟袋心欢喜，  
又见秀芹态度和蔼又可亲。  
刚要把拾椅子的事情讲清楚，  
可王德全，早就等得不耐心（了）：  
“沈家昌，你偷了会场的椅子藏在哪儿？  
痛快点，趁早儿交代别含混！”  
黄三槐趁火打劫忙插话：  
“对对，坦白从宽嘛，晚承认不如早承认。”  
哪！沈家昌本想说实话，  
听此言，如同火上把油喷：  
“什么？你们把我当贼看啦，  
不是吹，姓沈的不是那号人！  
秀芹，今天我去姚庄看闺女，  
老酒喝得我醉熏熏，  
回来时，我顺手牵羊拾了一张红木椅，  
俺压根儿没进祠堂门。

俺以为平路碰上财神爷，  
没想到拣了个祸害‘丧门神’！  
好，我这就去把它搬回来，  
俺也不占便宜不蚀本。  
王德全！是偷是抢你赖不着我，  
我心里没病不怕鬼叫门！”  
秀芹说：“家昌叔，您别生气……  
泾水清，渭水浑，自有人能把泾渭分，  
请您把椅子搬到这儿。”  
“行，我保证物归原位你放心！  
(白)哼！”  
沈家昌把烟袋一别往回走，  
黄三槐，也想就坡下驴溜回村。  
说：“家昌老哥！我去帮你搭把手吧，  
那把红木椅子还怪沉(哩)！”  
丁秀芹倒说：“你别走！  
搬椅子不用你操心。  
(白)回来！”  
“是！”  
“我问你，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的红木椅？”  
“是在这土坡旁边靠树墩。”  
“德全哥，你是在哪儿发现的？”  
“也是这土坡旁边靠树墩。”  
“真奇怪，家昌叔拣椅子也是在这里，

都说在土坡旁边靠树墩，  
你们三人说的全一样……”

(白)“嘿嘿……真巧。”

“那么是谁把它搬出祠堂门？！”

一句话问得德全直发愣，

问呆了地主“假善人”。

(白)“这个……”

“莫非说，木头椅子它会走？

难道它自己会开门？”

(白)“可能是家昌兄他……”

“若说是沈家昌夜入祠堂来偷椅，

为什么他舍近求远绕道荷塘走后村？

看八成，是你从祠堂搬出来的！”

(白)“啊，我……”

“可你不偷钱，不偷粮，

单偷张椅子为何因？

不能卖，不能藏，

难道你是为了引火自烧身？”

(白)“可说呢……”

“我待说不是你偷的，

可你为何，深更半夜鬼鬼祟祟出庄村？

看起来，此时、此地、此物有阴谋，

定有人想把水搅浑！

(白)德全！”

“到！”

“眼下没人来认帐，  
咱只有把那红木椅子来审问。”

（白）“什么，审椅子？”

“对！它既然自己走到这儿，  
就叫它自己来承认。

快去！帮家昌叔把椅子搬过来，  
当堂对质把椅子审。

水有源，树有根，  
定叫它吐露真情查清原因！”

王德全不解其中意，  
黄三槐可吓得直慌神：

我娘哎，审椅子好比审判我，  
好一个厉害丫头丁秀芹！

这正是丁秀芹使的打草惊蛇计，  
借椅子审讯“假善人”。

这时候，沈家昌搬着椅子走过来，  
咚！气呼呼把椅子往地上猛一墩。

丁秀芹一见不怠慢，  
干净利索一转身，

噔噔噔，上土坡金鸡独立一抬腿，  
啪！一只脚踩上大树墩。

喊了声：“把椅子给我带上来！”

嗨，还真象政法机关审犯人（哩）。

沈家昌正生气差点笑出来：  
这真是头条大新闻，  
没抓住小偷审椅子，  
这闺女，这不是拿着哑巴木头寻开心(嘛)？  
要是木头椅子能说话，  
那扁担，还不得会唱歌儿来会弹琴(哪)！  
丁秀芹，手电筒一指开言问，  
叫了声：“椅子椅子你听真！  
从土改你就搬进会场里，  
十年来，从没有出过这祠堂门，  
今夜晚，你为何来到村口外？  
(白)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莫非你，会走？会飞？会开门？”  
边审问，先看了一看若无其事的沈家昌，  
又盯了一眼心惊肉跳的“假善人”，  
紧接着打开手电筒，  
把椅子上下左右细留神；  
突然又把椅子问：  
“椅子啊椅子，你的椅座为啥有伤痕？  
又为啥你背长、腿短、座垫厚？  
比平常椅子厚三寸？  
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你与众不同为何因？”  
看了看沈家昌若有所悟把头点，

黄三槐变颜变色汗淋淋：  
我娘啊，这丫头哪是审椅子，  
分明是借题发挥“将”我的“军”（吗）！  
我再不设法来掩盖，  
俺这盘残棋快要输给丁秀芹了。  
忙说道：“椅座又厚又带伤，  
想必当初有原因。”  
（白）“什么原因？”  
“椅座厚，是图个结实坐着稳，  
有伤痕，那是家昌兄喝醉酒撞的，没留神  
（吧）。”  
（白）“噢？”  
丁秀芹，见狐狸尾巴露出来，  
心中想：我必须连续再“将军”。  
说：“你既然能替椅子来回话，  
正好请你作证人。”  
（白）“啊？……哎……好。”  
“我问你，椅座厚是为了图结实？”  
（白）“坐着稳当。”  
“是家昌叔偷椅子撞坏带伤痕？”  
（白）“不错。”  
“看来，做椅子的木匠就是你喽？  
家昌叔偷椅子，是你帮他开的祠堂门？”  
（白）“他这个这个……我那个那个……”



丁秀芹一见地主的尴尬相，  
忍不住笑声朗朗震前村：  
(白)“哈哈哈哈！”  
黄三槐，不得不似笑非笑强装笑：  
(白)“呵呵……嘿嘿……嗨嗨……”  
这种笑比哭还寒碜。  
丁秀芹，又使了个敲山震虎计，  
收笑容，猛敲椅座听声音。  
丁秀芹挥拳敲椅如擂鼓，  
黄三槐，就觉着如同敲脑门儿。  
(白)咚！我妈吔！咚！我奶奶！  
敲一下他一哆嗦，  
敲一下他一抽筋，  
“咕咚咚”连敲七八下，  
震得他魂飞胆裂头发昏。  
为什么人家敲椅子他害怕？  
椅座里藏着他的黑心。  
只敲得黄三槐实在难忍受，  
使了个以攻为守喊秀芹：  
(白)“秀芹！丁队长——  
您别敲啦，别审了，  
弄伤了椅子我不忍心！  
我坦白，我交代，  
偷椅子是我，我承认，